

浮溪集附拾遺

三





浮 溪 集

附 拾 遺

(三)

汪 藻 撰

浮溪集卷二十一

銘

永州太平寺鐘銘

起空寂中。無閒斷者。非雷非霆。一剎那間。徧滿大千。非聲非形。以悉檀成。以慈悲撞。以歡喜聽。從無始來。如瞑而寤。如醉而醒。九疑之西。瀟湘之會。梵釋之庭。紹興庚午。春再浹辰。散吏是銘。

歙硯銘

非端溪溫潤而漪文。非銅雀斷殘而古色。出吾州虹貫之巖。資爾輩筆耕之澤。

向瀉刷絲硯銘

龍尾石。南唐物。匠何年。斲山骨。繭出盆。文不沒。濡君毫。爲黼黻。

琴研銘

無琴之絃。有書之用。臥北窻而以此消憂。與淵明兮同夢。

懷璧硯銘

圓其外而不陵物。有似乎佳公子。瑩其中而不露才。有似乎古騷人。汝以此行世。以此發身。夫謂之席上。

之珍。

王氏種德齋銘

大梁深根。武陵清樾。風露華滋。山川秀發。我觀王侯。好德若渴。百年栽培。遲以歲月。坐令干霄。起自毫末。人如甘棠。誰敢翦伐。子孫蟬聯。晚始條達。先翁所書。千載不沒。

葉抗硯銘

縝栗而溫。直方而厚。作于貪夫。竭澤之前。得於元老。著書之後。是爲君家文字之祥。與立言者同乎不朽。璞而潛也。居萬仞之淵。器而用也。吐六經之言。汝師其潛。資其用。則名也。與此硯長存。

懽箕硯銘

美哉下巖之石。得乎中興之年。續文章於六一。東坡之後。追議論於嘉祐。治平之前。嗚呼。汝能然。則無負此硯矣。

熊叔雅硯銘

禹鑿餘。韜瘴嵐。安得之。虹貫巖。斲爲泓。攜北南。毛褚陳。其友三。出瓌辭。與古參。

董天任硯銘

圓其中。蒼壁橢。窺其前。初月破。出天滋。如炙輶。爲臞仙。零寶唾。

悟硯銘

其澤也。取之不竭。其堅也。磨而不磷。其端方足以鎮物。其文理足以發身。學者比德于此。是爲席上之珍。

莊德邁硯銘

斲茲山骨。以發天液。穀理漪文。金聲爲質。楮松競爽。待子而一。遣瑞君家。漢廷給筆。

恪硯銘

書墨言。忠佞筆。百世不磨。由此出。臨泓當思擇其術。

贊

吳國太夫人贊

寶文閣直學士賈諱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。秦王審琦五世孫。而顯恭皇后之姑也。精修樂施。終身如一日。建炎二年。隨讜至金陵。薨焉。藪於城北正覺寺。會有司以其地爲元懿太子墳塋。讜欲舉夫人葬零陵。不可。紹興十五年。始得請。啓藪。棺衾腐敗。巾履杯圈。觸之埃散。獨夫人面如生。肩而下。異蔓覆之。若銖衣。及易棺衾。香聞數十步。金陵傾國都而出。焚香作禮曰。善哉。非夫人願力所成。不及此。於是藻爲之贊曰。夫人生王家。具足諸福慧。珍寶千百億。視之如微塵。傾以飯伊蒲。了無留吝色。用檀波羅蜜。精進終其身。窈于給孤園。經十八寒暑。彼物皆朽壞。而吾面如生。爪眉齒髮膚。以至脂澤等。光潤柔輭相。與生亦無殊。寶花綢繆之。芬馥世希有。坐遣諸草木。悉成梅檀林。云何劫灰餘。有此殊勝事。誰非幻泡影。獨現金剛身。

一時生信心。見者及聞者。極無邊無量。數等恒河沙。由茲證菩提。是名爲說法。

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

有巉其石。匪雨露而常澤。起臥兮欲立。有枿者楮。匪條葉而中腴。回旣槁兮復蘇。高巖無伴。誰與居。旁有疎篁鬱相扶。定知畫史貌不如。彼上人者詩之餘。

祭文

祭河文

惟神以海爲宗。主百穀也。霧雹風雷。氣停蓄也。曰雨曰暘。相民欲也。鞭笞犀龍。起潛伏也。方春敷榮。俟嘉沐也。胡爲陰陽。戾盈縮也。冰澌旣融。潮未復也。戢然千艘。尾銜屬也。聖人中天。世司牧也。一夫阻飢。爲頻蹙也。貔貅萬屯。懼枵腹也。神甯惡予。倦揮沃也。靈呵豈難。費升掬也。詔恩臨祠。奉牲玉也。尙驅雲師。貺露足也。繫邦是圖。匪私瀆也。

祭張徽猷文

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。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。致祭於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。曰。公出西蜀。大儒大家。逢時中興。大振厥華。幹國利器。深藏莫邪。揚於丹墀。天子嘆嗟。進直延閣。恩光日加。西清近班。唾手可挈。一日去國。君門遂賒。甘心外庸。兩

郡拜嘉吏畏民愛。聲聞邇遐。惟公有常。不陋不奢。晚復靜退。紬書五車。云至卽豐稔。邦人所誇。晚塗就閒。兩部聽蛙。商略中古。其書五車。珪璋粹溫。無可摘瑕。游戲翰墨。如錐畫沙。叢林飽參。諸障莫遮。心法照了。談餘雨花。中年養生。彊健靡他。云何鵬飛。庚子日斜。重到舊治。歲方及瓜。士林宗師。誰借齒牙。行哭相弔。堂空絳紗。藻久叨游。從敢竝等差。一觴永訣。哀豈有涯。尙饗。

祭薛大資文

嗚呼。惟公道學。得之鍾山。如郢堊鼻。揮斤者般。坐振聲譽。雷驚瀑瀑。帝顧駟駿。宜歸廐閑。首付言責。繩愆督姦。旋寘臺閣。翱翔兩班。學省詞禁。英髦所寰。公一揚歷。陳言悉刪。遂秉大政。嘉謀必關。功在宗社。澤流寡鰥。爲時元老。二十年間。身被三組。腰圍九環。榮寵雖極。視猶觸蠻。藻也晚學。羈窮鈍頑。當路熟視。云誰肯扳。公獨與進。爲之解顏。曰此孤秀。擢於藁菅。極力推輓。卒辭伏跽。歲在丙午。威弧始彎。天子南狩。朝廷孔艱。公實舊德。人期賜環。顧歛英氣。蘋洲蓼灣。詩酒陶寫。漁樵往還。許國心壯。憂時鬢斑。猥辱茲土。日虞曠瘼。公屈小權。來臨市園。燕笑未幾。遺言已殞。壽且八十。人猶公慳。望匱百里。無緣往攀。一尊馳酹。詞訖涕漣。尙饗。

祭族叔承議文

嗟惟我公。全德自名。酬酢萬事。一專以誠。魏有東郭。唐有魯山。千載相望。與公爲三。世人雄夸。藻藉琮璧。外雖粲然。中滿瑕譎。公獨樸茂。不爲琢彫。經術自奮。通班漢朝。世人紛爭。步設機穽。術窮數殫。還復相勝。

公惟誠至。不爲巧讖。兩莅劇邑。豺狼化之。文爲人師。行爲人則。凡人所趨。無一能惑。坐禦浮薄。如隄捍川。天胡不留。使至百年。公于死生。視若泡影。伊人則憂風俗。誰正吾宗之幸。家有德人。况蒙公知。愛與子均。聞公永歸。不克馳送。寓辭寫哀。非公誰慟。尙饗。

書劄

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

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。謹身節用。以養父母。自庶人等而上之。其位愈尊。其德愈大。至天子則曰。愛敬盡於事親。而德教刑于四海。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。顧天下安否如何耳。天下安。親必預焉。古之言孝如舜者。非可以已矣。或問孟子。舜爲天子。臯陶爲士。瞽瞍殺人。則如之何。曰。執之。然則舜不禁歟。曰。舜烏得而禁之。夫有所受之也。有所受之云者。言受至公之道于天。以治斯人之謂也。舍是吾無以爲治矣。然則徇一切之私。害天下之公。欲上安君親。下治天下。古無是理。恭惟太上皇帝。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。一旦上畏天威。舉神器付之主上。此堯舜用心也。是宜太平之期。自今以始。然乘輿一出。中外悵然。非不知天子仁孝。重違上皇之心。姑順適之。而議者謂廟堂諸公。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。爲不審矣。何則。以天下養者。其慮不可以不深。而朝廷政令。不可以不一也。戎狄之患。何代無之。政使犯闕。爲上皇者。當痛心悔懼。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。慰軍民之心。爲主上者。當迎上皇宮中。朝夕定省。以寬其危疑震

擾之念。乃使倉卒南征。暴露野次。越在江海。五十餘日。未知還期。萬一先驅所至。有霜露之侵。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。方車駕之出也。衣冠惶駭。傾國南奔。小人之有罪者。皆以扈從爲名。未聞有請于朝。而貴臣近侍。受國厚恩者。率捧頭鼠竄。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。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。是爲朝廷尙有政令乎。且四海之師。使之勤王者。天子之詔也。藻比過泗州。聞上皇之詔。止勤王之師。守臣惶惑。莫知所從。雖行宮意有所在。非道路所知。要之人情觀望。不無疑恐。旣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。皆口語藉藉。以南幸爲非。有不悅之言。所至藩籬雞犬。蕭然一空。爲之寒心者數日。至揚州。聞有奉迎之詔。道路少安。旋聞渡江。無不失色。比得鎮江報。官兵日給六千餘緡。而小人獻議者。繕營宮室。移植花竹。購買園池。科須百出矣。墨勅紛然。轉易守令。遷官錫服。略無虛日矣。如唐恪。翁彥國。帥也。惑於誥命。竝行。而莫知所守矣。嗜利苟得者。千請行宮。其沸如市。不復知有朝廷矣。朱勔。糞除其家。率斂州縣。爲乘輿法物。邀請臨幸者。相屬于道矣。昨日又聞行宮指揮。頗留勤王之師。以自衛。傳者洶洶。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。蘇常數州。居民遷徙。皆不安其居。蓋天下之弊。嘗極矣。幸天子儆戒。曠然大變。眞千載一時也。謂當繼此坐薪嘗膽。不容更有秋毫之失。自靖康改元。所謂慰人心者。果何事哉。民未見德。而自江以南。已絕維新之望矣。今敵尙未在郊。此何等時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。人何望耶。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。月當用二十萬緡。二浙之民。將坐見塗炭。而東南和糴指揮。於是廢格。民旣愁怨。加以三軍道路之言。懲往時青谿之役。西兵方春以殫死。人人土思。其勢必亂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。藻以爲上皇糠粃天下。褰裳去之。蓋已超

然萬物之上矣。其中豈無所處。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。以羣小在側耳。嗚呼。小人平居。猶無顧惜。况自知惡稔。天下之所不赦。苟紓歲月之死。亦何所不至。此社稷之至計。廟堂之深憂也。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。亦無今日之患矣。不惟是而已。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。平時極四海之奉。方富于春秋。以龍德爲隘。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。以勸其游。陳肅宗西內之戒。以箝其返。挾此爲姦。駸駸不已。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。有時而出矣。不知何以答之。自江以南。詔令將壅不行。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。當是之時。天子果得爲孝乎。今數小人者。斲喪國家。危辱至此。可謂天下之大惡矣。上皇不歸。則典刑不正。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。在國家危疑之時。天子釋位而去矣。首惡之臣。乃恬不之問。又可以令天下乎。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。果安在哉。爲今之計。莫若重爲禮。以必上皇之歸。遣現任宰臣。爲奉迎上皇使。天子率百官東向。臨遣於庭。退而齋居蔬食。清宮以待。且責行宮使以必死。大賚隨行將士。令扈駕以歸。庶幾父子之誠。有所感動。若小人尙敢牽制。則自行宮使以下。擇其甚者易之。彼爲姦謀者既去。直言日聞。則上皇亦不復留矣。行宮既復。二聖重歡。雖上皇翛然不復以萬幾關心。然閱天下理義多矣。大事應稟而後行。志同於上。命一于下。乾坤再造。國祚無疆。天子之孝。孰大於是。失是不圖。異時追悔。恐無所及。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。天下幸甚。天下幸甚。

見謝給事書

古之欲以才能見世。而卜于大賢君子者。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。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。甚者或掃門拜

塵幸一日之盼睐。竊以爲人之才能。譬如金石之有聲。芝蘭之有臭。其實旣立。名則隨之。灼然有不可揜者。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。然使其屈道伸身耶。雖深居簡出。牢關固距。如水北山人。終南捷徑。何足補于進退之數。如誠屈身伸道。其求之者不勤。則其告之者不篤。其見之者不恭。則其與之者不至。雖重趼之勞。執鞭之辱。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。蓋大賢君子。方其從容人主之前。自任天下之重。咳唾出珠玉。叱咤生風雲。其勢位益尊。則其門牆益峻。門牆益峻。則非素侍于左右。終莫得而進焉。及去國彌年。絕意當世。釋事權之撓拂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。非特一介之賤。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。雖樵夫野叟。亦或竝游而爭席焉。當此之時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。故屈身伸道者從焉。藻自兒童時。聞閣下之名。如東隅之日。雖未赫然經天。而溫厚之氣。固足以感人也。如清濟之流。雖不浩然行地。而浸潤之功。固足以成物也。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。旣而款賢士之關。聞南方之學者。與中朝之士大夫。莫不以得交際爲榮。其慨然在斯人之列。而閣下方任言責。藻以鄙賤之身。莫能預也。迺者屏跡此方。而閣下在焉。私自喜幸。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。今得承談笑。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。滿願見者之志耶。然天下之理。莫難於相知之間。蓋有求而不得者。有不求而至者矣。宜陰有相之者。非人力之所能爲也。故以牖間半面。而終身不忘。家有名士。三年而不察者。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。藻於閣下。其生也。地之相去。千有餘里。其仕也。位之相懸。有不可勝言者。而又無肺腑之親。介紹之先容也。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。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。則爲不足。與夫半面之頃者。顧有間矣。聽其言而知真僞。觀其容而識邪正。攷其

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。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。故輒於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爲贊焉。悚息俟命不宣。

答吳知錄書

藻啓。知錄吳君足下。得足下名於士大夫間久矣。又聞嘗從徐師川游。願一見之。而彼此拘攣未遂也。張司理來。蒙教并示詩文一編。把玩至于旬時。不能釋手。甚矣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。孔子設四科。文與學一而已。及左丘明、屈原、宋玉、司馬遷、相如之徒。始以文章名世。自爲一家。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。譬均之飲食。經術者黍稷稻粱也。文章者五味百羞也。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。固其本矣。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。皆廢而不用。則加籩陪鼎。殺蒸折俎。不當設於先王燕饗之時也。自王氏之學興。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。曰吾知經矣。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。彼文章一技耳。何爲者哉。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。其誰不服膺斂衽。奈何朝夕估畢者。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。熟爛繁蕪。喋喋諄諄。無一字可喜者。亦何異斥八珍不御。而以饅腐之糜彊人。曰此養生之本也。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。則幸而已耳。又數年以來。伊川之學行。謂讀書作文爲妨道。皆絕而不爲。今有人於此。終日不食。其腹枵然。捫以示人曰。吾將輕舉矣。其可信乎。二先生者。天下之宗師也。其文章過人萬萬。議之者非狂則愚。然陵夷至此者。其徒學之之過也。足下才高識明。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。力追古人而及之。豈難事哉。在乎加之意而已。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。顧隨人後者。非吾之所學也。頗欲求所以自得者。

于文見之。而年爲世故所分。徒有其志耳。旣得罪屏居。則又欲捐書焚硯。不復爲文。嗚呼。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。何以屬饜足下之所嗜哉。來命祗辱。歲晚漸寒。千萬爲斯文自重。不宣。

乞祠與宰相書

伏以秋雨新涼。恭惟某官。德業光大。百神扶相。鈞候起居萬福。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。伏蒙謙尊。渚賜垂報。皆出親筆。下情感荷之餘。悚懼無量。今者復有誠懇。不避煩瀆。敢以控告。伏念藻。叨冒過分。最爲無補。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。訖免罪戾。使得承乏輔郡。知感知幸。言莫能盡。所宜夙夜自竭。布宣朝廷德意。以仰稱恩造萬一。而素苦目疾。到郡以來。文書填委。事緒叢沓。朝夕應接。殆無寢食之暇。心力俱敝。所苦增劇。間或昏花。全不見物。若更疲役不已。日甚一日。必將有不可救藥者。惟人臣之義。盡瘁事國。謂其有益于時。今以如此疾病。而當繁劇之地。職事曠廢。蓋已不少。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。反復思慮。義有不敢已者。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。伏望某官。惻然垂仁。使遂所請。得免於罪斥。病廢而猶或可自效。他日保全成就之恩。實在于此。藻不勝惶恐候命之至。

又

拜違將復朞月。不勝瞻仰之勤。伏辱書誨。慰荷無量。春晚晴和。恭惟燕居餘暇。百神協相。台候萬福。藻比留無錫三月餘。所苦雖稍減。而力乏氣促。腰膝酸軟。左臂隱痛。稍稍勞動。卽疲倦不能支。吾目昏以醫家用藥。或溫或涼。莫知適從。遂一切不用。終日瞑坐。時用白湯沃洗。亦稍復明。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麵。又

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。復覺昏眊。伏蒙軫念。親見醫師。又專人送藥。佩服至意。言不能喻。謹當一意用之。更看增減如何。續得具稟。病軀本未堪遠適。又以乘此春和。且勉強扶持歸鄉。今已至富陽也。孤子之迹。數月之間。窺伺中傷者。無所不有。如張淵其尤甚者。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。然向知其非佳士。未嘗敢有所薦引。丞相當尙記憶淵。自謂必作諫官。輒以疏草示人。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者。爲福唐。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。爲平江。皆當誅戮以警其餘。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。不可令作州郡。蓋往往挾勢妄作。監司莫敢誰何。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。蓋在會稽時。史待之如常故也。近日報狀。當自見之。其他縷縷。非易具陳。聞所居僻左。去城頗遠。耳根眼界。清靜無事。自足爲樂。所得多矣。今藻亦且潛伏隱奧。與外物相忘。而其不能無望者。幸時寄聲。以慰拳拳耳。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。欲到吳興少留。卻泛江歸長沙。聞十三夜批出。次日宣麻。鄭藻除開府儀同三司。王公明病甚。傳聞頗不佳。劉子駒僅免轉徙。亦未知能不芥蒂否。甚可念也。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。求去復不允。諫省亦助之。未知竟如何。張松起寨屋。初遣內侍視之。又遣李顯忠。皆以爲不可用。故遂得祠也。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。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。恐有未知者。故輒見之。伏幸裁炤。

回提刑吳祕丞

比辰甘霖洊至。苗稼勃興。恭惟英蕩所臨。貪頑丕聳。民情悅懌。神道感通。台候動止。萬福。藻竊伏田間。晝不聞擊柝之召。夜不聞犬吠之驚。如二天之在上。甯不知德。粵從故歲一箋後。雖審聞課三輔之最。正六

條之察。爲廈成賀。竟不能以一字自見。我心匪石。夫豈忘之。浮陽非嘉魚。道旁多苦李。竊意觀人之法。類于是。雖嘗展紙濡墨。輒復自沮。使心耿耿。惟謹瞻依。有來命价。復墜寶絨。重之以腆貺。紙札極文房之選。果羞兼山海之珍。精縑煥然。可翫可寶。而杖頭得錢。又可供千日之醉。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。亦何敢受此於他人。祇拜以還。感知己之異。且愧稱塞之難也。浙俗之弊。妖黨縱橫。藻頃在會稽。嘗獲某大首。以屬李夢文。夢文不惟不究治。又掩復之。今猶使人悶悶。近者傳文使。竟沈三之獄。視昔丘端明姚八之事。更覺光明俊偉。使人聞之。喜欲起舞。藻僭欲一見臺府。施行次第。以快心目。或私識之。使盛美不刊。來者有攷。得不靳一指麾之力。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略。幸甚。微聞簡注彌深。召還在近。推其所以行之幾旬者。行之朝廷。使羣枉之門塞。衆正之路開。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。勉之而已。餘須伺候成命之頒。嗣修稟瀆。

浮溪集卷二十二

啓

上常州錢舍人啓

擁篲踵門。願陪几杖。飄蓬傍路。自遠旌麾。雖呻吟環堵之間。每夢寐一廛之託。伏念藻零丁蹤跡。踳蹬年華。生而蠢愚。罔識古人之大體。熟于憂患。最爲天下之窮民。耕獵遺編。箕裘素業。摳衣槐市。空遐想于四科。解褐楓宸。偶末塵于一第。持老攜幼。憲後跋前。分將沒齒于窮閭。復見千齡之盛旦。風雲際會。天日清明。趙北燕南。邊障無曩時之警。吳頭楚尾。客途獲終歲之安。矯首泥塗。傾心陶冶。去行都之幾駟。乘便郡之副車。澤國多閒。寧嘆折腰之爲米。書生薄命。還成捩手而覆羹。遽觸禍機。自投憲網。畫地爲牢。而刻木爲吏。念深文之奈何。斲雕爲樸。而破觚爲圓。逢寬恩之若此。如天覆幬。不汝瑕疵。雖寂寞巖扉。隔鴛鴻于朝列。而從容香火。隨雞犬于仙家。恍若再生。起于九死。惟是終身萍梗。欠揚子之一區。故里荆榛。荒陶令之三徑。茲徘徊而待次。荷曲折以推慈。假以輝光。拯于溝壑。迺容無事而食。是謂不貲之恩。恭惟某官。篇翰六經。聲華四海。辟水膠庠之望。石渠金馬之英。鳳凰景星。偉矣當時之瑞。泰山北斗。蔚爲後學之宗。藹是清芬。揚于要路。翺翔三館。領袖諸儒。春秋禮樂。而冬夏詩書。夙贊宗藩之善。朝夕論思。而日月獻納。深